

碧 野



跋涉者的脚印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跋涉者的脚印

碧野

写作生涯丛书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跋涉者的脚印

碧 野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6 字数147千

1983年10月第一版

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500册

书号：10118·714

定价：1.1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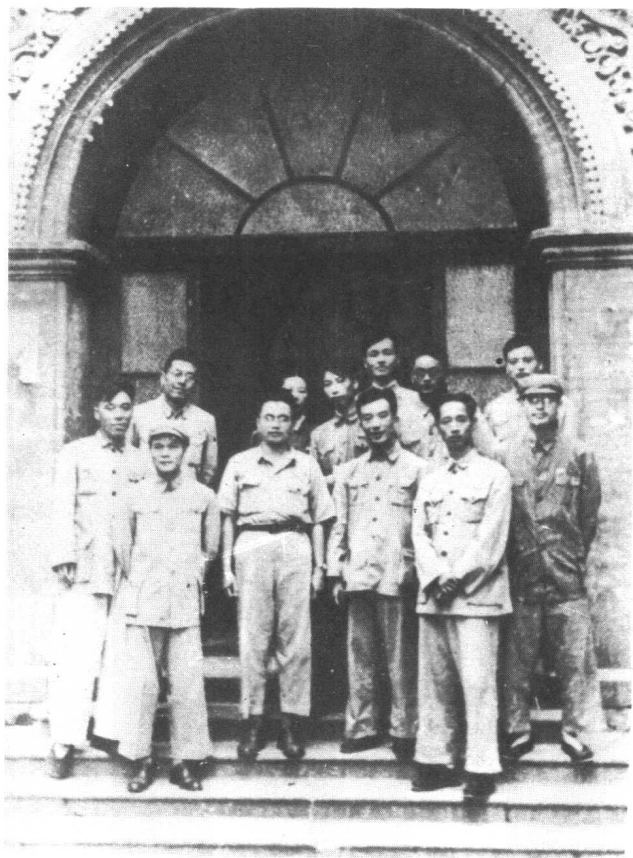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〇年摄于武汉



一九四〇年摄于荆门前线。从左至右：
田涛、姚雪垠、臧克家、碧野。



一九四〇年摄于湖北荆门前线



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合影。前排右一臧克家，左一碧野，二排右二张光年，左一苏金伞，后排左一戴望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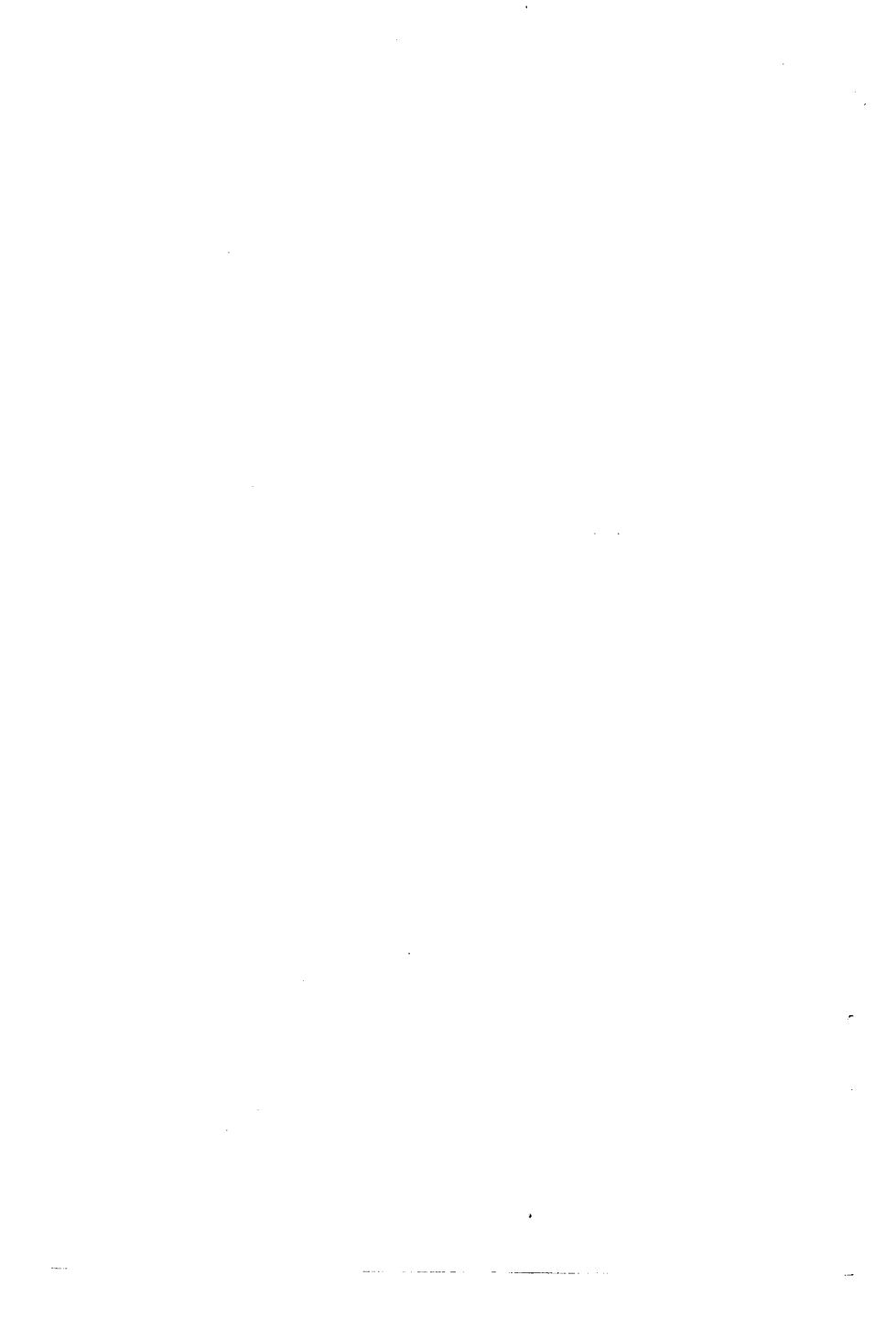


碧野和夫人杨静一九八二年在武汉合影

目 录

1	人世茫茫 · · · · ·	3
2	故都浪迹 · · · · ·	28
3	烽烟弥漫 · · · · ·	53
4	两都纪事 · · · · ·	78
5	中原大地 · · · · ·	100
6	芙蓉城 · · · · ·	130
7	山城周围 · · · · ·	157
8	路程遥远 · · · · ·	185
9	祖国的步伐 · · · · ·	212
10	探索与追求 · · · · ·	233
11	边疆的春天 · · · · ·	255
12	凤兮归来 · · · · ·	282
13	海阔天空 · · · · ·	300

人生有如征途，每个人都在征途上跋涉，留下一串串脚印。绕过沼泽，穿过莽林，越过高峰。在平坦的道路上，步子轻快，脚印浅；在崎岖的道路上，举步艰难，脚印深。有时，脚底打滑或碰上坎坷，摔倒了，脚趾深嵌泥土中，奋力跃起，继续迈步前行……



听母亲说，我是在她和父亲的流浪途中出生在一座残破的山神庙里的。我计算，那是一九一六年。母亲告诉我说，生下我的那一天，正是元宵节。山脚远处的乡镇闹元宵，花灯照夜，锣鼓喧天，而伴随着我堕地呱呱的哭声的，是寒冷的山风吹响山神庙檐角铁马的叮咚。

我从两岁起，就稍微能够记事。从我记事起，知道人世间的第一宗事，就是我的父母流浪到了广东省饶平县，在石寮溪烧炭。石寮溪只有几户人家，背靠阴森森的大山，一条清清的小河绕着山脚流过。我家住在人家堆放草木

灰的一间小屋里，屋后就是炭窑。父母上山砍柴，足供烧一窑炭，然后才点火烧窑。

家里很穷，平时吃糠粃，要是吃上一顿豆腐渣，那就是盛餐了。

在挖红薯的季节，比我只大几岁的哥哥，就带我到四乡去要饭。那怕只讨回几个红薯，也是我家最美味的口粮。

那时，真难为了我的哥哥，他牵着我在不平的坡田上跌跌撞撞，有时还要背我过沟蹚溪。有一次，溪水急，水石滑，哥哥和我一起摔进溪流里。他水淋淋地把我拉扯上岸来，我又惊又怕，双手紧紧地搂着哥哥的脖子，浑身湿透，在秋风里发抖，四顾无人，哥哥抱着我哭。

哥哥刚刚九岁，背着一个小白包袱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，小小年纪就离家当小勤务兵吃粮去了。

哥哥离家以后，父母上山砍柴，就用绳子一头拦腰把我捆住，另一头拴在门口的一棵小树上。我的活动半径只有半丈远。父母上山砍柴，一去就是一天，我又饥又渴，困了就伏在门坎上沉沉地睡着了。

山村发生虎患，有人被老虎衔走了。父母

怕我丢失，他们上山砍柴的时候，就把我锁在灰屋里。肚子饿极了，我抓糠吃。糠又干又粗，还带有谷皮，我直着脖子干咽，喉咙被堵塞了，鼻子出气困难，呛得眼泪直流，两眼翻白，差一点断了气。

母亲可怜我孤单，以后砍柴就用条背带把我背上山去，放在山头的大树下，任我捉虫玩草。父母带的有蒲草编织的饭包，人家蒲包里一般装的是米饭，而我家蒲包里装的是糠粃。父母用青藤捆好了两大担柴，和我一同就着冷冽的泉水吃糠粃。

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。在我小时是另一种体会。当母亲背我上山砍柴的时候，扁担梢挂一个蒲包，空空荡荡，我可以在她的肩背上自由自在地东张西望，看山林，看飞鸟，看野花；但是砍完柴下山，两大捆柴把扁担压得弯弯的，我却被扁担压得把小脑袋歪在一边，躲在母亲的肩膀下喘气。

后来，我长大一点，能跑能跳，父母就让我单独活动了。我跟山村里的孩子们一块玩。有时，我们摘几片红薯叶子，在地上挖一个坑当灶，用一块瓦片当锅，拔些枯草烧灶，在瓦片上把红薯叶子焙熟了吃。当然，有红薯的时

候，我们也偷偷地挖来一个红薯，用石刀切成片，焙熟了吃着又甜又香。

夏秋之间，我们这些野孩子光着屁股，结队成群跑到后山上玩。这时，正是“当尼果”成熟的季节。“当尼”是一种矮小的灌木，一两尺高，细叶。“当尼果”小手指头那么小，椭圆形，紫黑色，多汁，清甜。满山“当尼”，我们嘴馋，边走边摘，吃个饱。吃过“当尼果”以后，个个小嘴巴都被果汁涂得红红的，象一群小野人。

而最使我们高兴的是，每到清明节前后那几天，住在城里的人家挑着食盒来石寮溪后山祭祖坟。石寮溪后山上有不少石砌的坟墓，讲究的，墓前有石凳，有祭台。人们来上坟，把祭品摆满了祭台，有香烛、纸钱，有熟鸡、卤肉，有酒，有糖果、糕点。哪一家上坟，我们这一群野孩子都要围拢去，小眼睛往祭台上转，肚饥嘴馋，急不可耐。好不容易等到人家祭过祖，这才分两块饼、几块糖给我们，有的还分给我们每人几个制钱，打发我们走开。然后，上坟的一家人男女老少就坐在石凳上，围着祭台，举行野餐，吃吃喝喝。

而我们这一群野孩子却欢天喜地跑到另一

处祭祖的坟墓上去了。

在清明节前后这几天，我们在后山上是饿不着的。这几天，每天半下午，祭祖坟的人家都陆续回城里去了，我们才兴尽回家。

穷家的孩子懂事早。我把在后山上人家上坟祭祖时分给的一些制钱交给了父亲，并且还偷偷地把留下的两块最甜最香的饼子塞给母亲吃。

每出几窑炭，父母就把木炭装进一个个篾篓，然后由父亲运往城里炭行去卖。

小帆船把父母汗水的结晶顺着石寮溪的流水漂走了。

烧几窑炭，不值几个钱，砍山上的柴，山主要收费；木炭运往城里卖，炭行老板要压价。父母终年烧炭终年穷。

父亲随船而去，石寮溪的小灰屋里，只剩下我们母子俩。

计算日子，父亲该回来了。每天落日衔山，太阳照红石寮溪的流水，母亲总要用木梳梳好头发，打一个髻，插上一朵山花，穿一身洗干净的补丁衣服，牵着我的小手，走到石寮溪边，站在岸上，翘首遥望远山脚下水流转弯的地方。

远远的山脚水弯里出现了一片帆影，船帆

被落日映红。这时，随着船帆的移近，母亲眼睛越来越亮，脸色越来越红，而牵着我的手也捏得越来越紧了。

可是当船帆在眼前掠过，小船驶往上游去了，母亲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母亲和我站在石寮溪岸上，送走淡淡的余晖，迎来苍茫的夜色。

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往回家的石子路上走，她脚步迟缓，心里忧愁……

若干年以后，青年时期我在北平，就以我的父亲为模特儿，写了第一篇作品，题目就叫《窑工》。

我三岁的时候，父母离开石寮溪，搬家到饶平县城。父亲外出谋生，母亲带着我住在一座祠堂旁边的小屋子里，以打短工为生。她替人家舂米，得一碗半升的带谷屑的碎米，母子俩餬口。

家贫，母亲听说一种草根可食，挖来吃了口干舌燥，神志错乱。我年纪虽小，却很懂事，生着小泥炉烧开水给母亲解渴。

父亲在外当长工，一年一度回家。这一年，我六岁，随父母离开饶平流浪到大埔县。从饶平到大埔，路程不近，我每天徒步几十

里，腿肿了，母亲在路边采摘“布惊”叶子给我搓腿消肿。父亲可怜我，把我放在箩筐里挑一程，每过小溪独木桥的时候，桥下激浪哗哗，我骇怕掉进去，紧紧地抓住箩筐上的绳子。

到了大埔，父亲仍然外出谋生，母亲带着我在县城里住下。她在一家小饭铺里洗碗。我家住在一家小理发店的阁楼上。这一年，我多病，每天坐在阁楼的既临街又临郊野的楼门跟前，一坐就是一天，病恹恹地看街上的行人和郊野上的田地竹木，等待着母亲回来。中午过后，母亲才从小饭铺端回来一碗“老鼠饭”给我吃。这是顾客们吃剩的，母亲把残汤剩粒倒在一起，热了端回来给我充饥。母亲在小饭铺洗碗没有工资，也只图一天两顿剩饭残羹。

我在病中，母亲为了给我补养身体，每天清晨，她钻进附近郊野的一片竹林里去，捉一些竹虫蛹子回来烤熟了给我吃。

我的幼年就是在这样凄凉中度过的。

父母年轻时，流浪于广东、福建、江西三省交界一带。父亲很能干，当过修路工人、木船水手、烧炭工人和农忙时的短工。他插的秧正看斜看笔直整齐一线绿。

太硬的扁担往往容易折断，太能干的人往